

舊唐書

二四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郭子儀

子曜晞曖曙晤映
暖子釗鏃

晞子鋼

郭子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冊北築城仍改橫塞爲天德軍子儀爲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一月以子儀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爲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

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爲賊所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爲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

焉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爲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爲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殫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

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
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
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
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
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
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迴紇
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
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是夜奔陝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
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
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
臣寮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
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
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
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

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迴紇來卽時大敗僵屍遍山澤
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
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
垪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南賊所盜郡
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
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
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
守忠以獻遂朝京師勅百寮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
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
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業襄鄧節度使魯炅荆南節度李廣琛河
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
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
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
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

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旣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于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于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炆中流矢子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都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

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乃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邛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内謂子儀曰河東之事

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匹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四月代宗卽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不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劒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難阻出沒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

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廊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詔荅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師進討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來瑒子儀旣爲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迴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爲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緣山而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于鰲屋自辰至酉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所出遽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

京至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公路遂以四百騎叛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其軍漸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帝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爲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幟鼓鞀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豪俠以爲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達西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冢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

之固神明之與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
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
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
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
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
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
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
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
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
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
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嚙旣乏軍儲

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言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食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繆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眞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

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汾諸縣以爲己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弃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秉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蕩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寔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藥廩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眞王叅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

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
戎卽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
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
恩引吐蕃迴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
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
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
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
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
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
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嫁深入利在速戰不可
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携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
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
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
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叅朝

政外揔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紕迹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
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
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
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
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揔兵薄伐
平定關東飲至策勲再有斯授豈臣末識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
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荅詔不允
翌日勅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寮送上遣射生五百
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
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一昨歷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
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
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
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
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

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
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
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
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
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
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
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荅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揔領之司期於賦
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羣氛於海表凝庶
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
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
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遣內
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褥珍
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內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
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